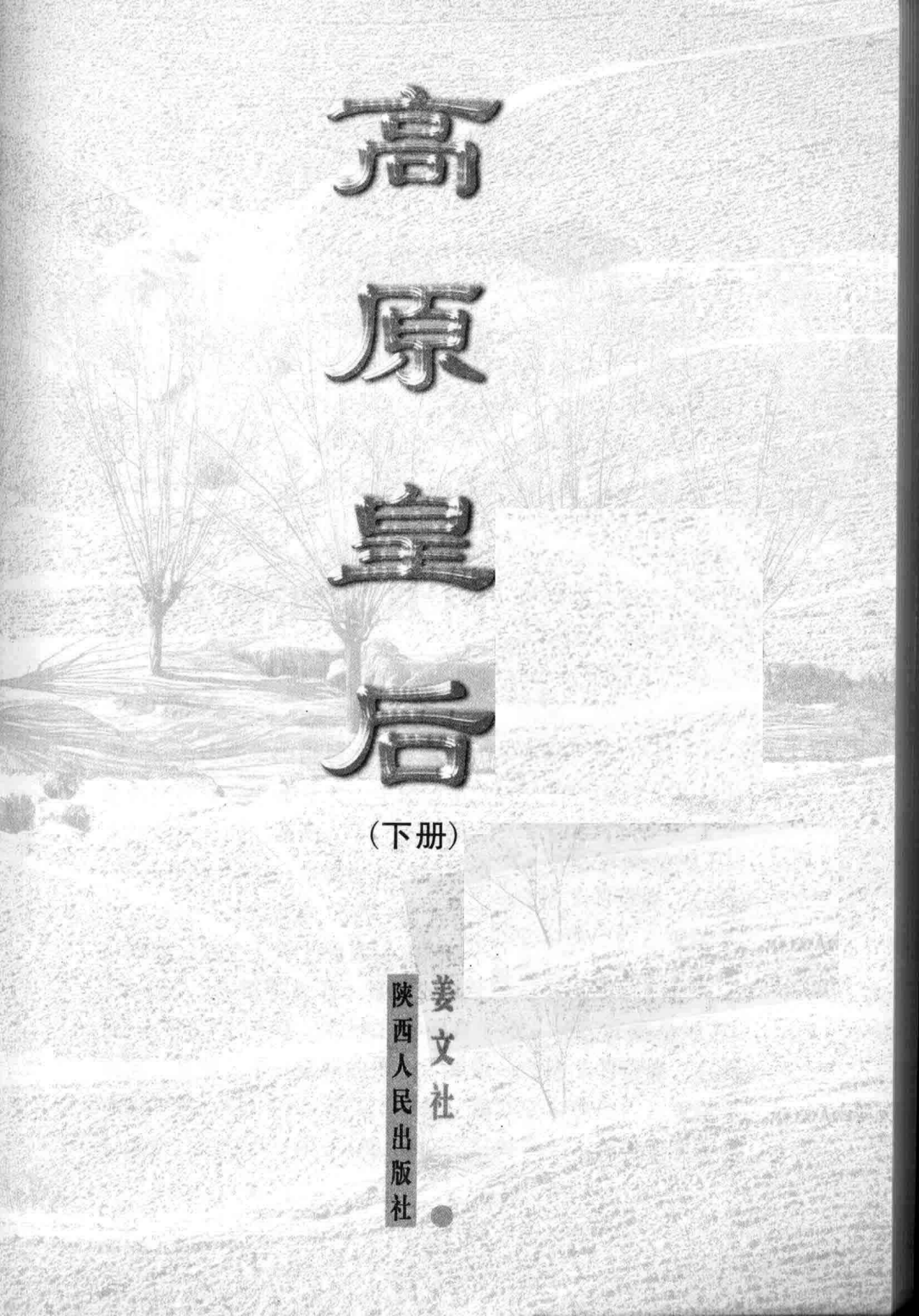


高原皇后

(下册)

姜文社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

高原皇后

(下册)

姜文社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小瞧；(4)务必海喝山吃，以使肠肥肚满，大腹便便……”姬发抢着说：“(5)别活了。”校长道：“正是这个‘活’字。你现在走上了这么一个活人关头：好，于国于家有益；歹，死生难保。千万，千万，要认真对待！”老夫子常说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姬发一笑了之。

姬长庚老人风中火里苦守张家山绿色四十年的活剧，落下帷幕时静悄悄无人喝彩，姬发守护这片绿色的活剧启幕时，也是静悄悄的。没有举行各级领导参加的什么仪式，对外也不称场长，更没有印制一堆精美名片四处散发，只不过是他的住处盘龙凹变成了新场部，除过务果园外，他又多了一项事干而已。

固原人茶余饭后，能讲出一串姬老人雇护林员闹出笑话的故事。比如一个故事就讲，有一年他上集时遇到一个讨饭的，看着怪可怜的，便让孙女给拿上衣被，带到山上去看林。不想这讨饭的竟是逃犯，公安局来捕人，连姬老人也以包庇罪戴铐押上了车。武七嬷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，车到镇街口，老太婆跪地求情。公安局的人问：“她是你的什么人？”老人道：“孙女儿。”公安局的人想他的孙女都头发花白了，他怎么能不老糊涂？于是就放了他。如此种种，可知姬老人雇护林员带有一定的慈善性质，——多是些穷光棍苦孤老。姬发全部让他们卷铺盖走人，另雇了二十余名精壮男子。真是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，连武大也被姬发请上了山。

姬儿多年来执意不许武大进门，校长夫妇又耳提面命，姬发已渐与那二流子疏淡了。现在请了他来，不过是准备借他的恶名，以恶治恶，先把盗伐者的嚣张气焰压下去，然后就多给些钱，礼送他下山。姬发也知道，这东西是个三角砖

头，搁到哪儿哪儿不平，日久必生事惹非，所以一来就警告他：不许伤人，更不许弄出人命来。

“重金之下，必有勇夫”，姬发所雇护林员的工资，是姬老人时的数倍。

面对盗伐者的全面进攻，姬发决定先从里山各村下手。“擒贼先擒王”，只要这股盗伐大军退了，别的村里的乌合之军或散兵游勇们，会不攻自退。他采用的是先礼后兵之策。

招兵买马停当，虚张声势一番，他便让娘儿从板箱里取出一条良友烟，一瓶风酒，一斤青茶来，装于背包里，挂在项上，骑摩托到里山胡家村去见能不够。对于这个能不够，他过去并不像七嬷那么憎恨，只是觉他的为人有些不太美。直到祖父去世，他“接灵”时面对父亲之坟，才对那老爷子有了些恨意。真是“冤家路窄”，事到如今竟要去巴结那家伙，他心里不知有多别扭。

死守着水土流失严重的山坡地，胡家村人多穷得叮当响。于是便好闲，闲而又生闷。闷得慌，就瞎寻热闹。往日村巷充满嘈杂，今日却静不见人影，只有几只鸡在南墙底下悠然地晒着太阳。姬发想起那高风亮节、铮铮硬汉的祖父来，在心里笑叹：“玉皇大帝把老山神调走了，这些小妖们一下子就全出了窝！”

他还没有来过“老革命者”胡向阳的家，不知门，却无人可问，只骑着车在村巷里慢行。终于发现一家柴门半启，他便下车走了进去。院里到处扔着破鞋烂袜子，稀乱肮脏。一老爷子，披着件已成土色的破军大衣，戴着顶满是油垢的黑帽子，正懒洋洋地坐在土窑前的杌子上看报纸，老花镜一直溜到了鼻尖上。听见脚步声，老爷子抬起头来，歪眉小眼

的，神态卑琐，正是能不够。

最爱呼朋唤友的姬发，呼的是衣虽破却神清气爽之朋，唤的是位虽卑却气宇轩昂之友，最怕跟能不够这种人交往，此时竭力压抑着厌恶，笑容可掬地礼问了一声。能不够没有答，只从眼镜上面盯着背包看。平常睁不大的三角眼，睁个老圆，像破杏。以他多年处事的经验，早就料到姬发得有这么一着。

姬发在他旁边蹲下，掏出礼物，就放在地上说：“不成敬意。‘远亲不如近邻’，日后我们算是邻居了。天下玉皇大帝的庙少，土地爷的庙多，‘强龙按不住地头蛇’，你是本方土地，还求多多关照。”能不够一手伸进衣服里搔着痒，一手在空里划拉着，面带假惺惺的微笑说：“臭小子，年纪不大，鬼心眼不小。照你说的话，我还是党的干部？我成封建官僚加黑社会的头头了。现在不讲阶级敌人了，过去我从没叫‘地富反坏右’拉拢腐蚀过。快把东西拿回去，我最见不得这号事！”推让一番，他便擤了把鼻涕抹到烂鞋帮子上，问姬发来有何事。姬发说明了来意，能不够母羊撒了羔似的一阵刺耳大笑，脏乱胡子中间的尖嘴，向姬发凑了凑。一股久不刷牙的酸味臭气，便直喷姬发鼻孔。小伙子翕了翕鼻翼，皱起了眉头，却仍强笑着。能不够亲热地一拍姬发的胳膊膀儿说：“我是支书么，不用你说也会制止本村人毁林的。再说，我们既是邻居，‘兔子也不吃窝边草’哩！”又擤了擤鼻子，几乎把尖嘴凑到了姬发脸上。小伙子厌恶至极，不由自主朝后退着躲闪。一旁能不够犹不觉，眼里闪着幽灵般的阴冷的光，声音干涩说：“姬发，我这是作难哩。自打分了队，都各自为政了，

谁还听我的？固塬谁有我懂得多？不说毛主席号召植树造林，俗话也说‘黄帝植柏，世代荫凉’哩。你老爹一去世，我就开过群众大会，明令禁止盗伐林木，可屡禁不止呀。野山凹里的人，都是刁民，不懂人话。回头我再开个会，只怕还是屁用不顶。没人听党话了！”姬发耐着性子听他感叹了半天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类的屁话，自己又说了多少好话，请他一定帮助刹住盗伐之风。能不够直到袖着手，摇着鹅步把他送出门，也只是答应尽力而已。

谁会在张家山力挽狂澜呢？

骑车慢行在山路上的姬发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
风静云散。天上一碧如洗，地上荒草迷离。一只松鼠，在山坡上跑来窜去的，是在为过冬贮藏食物。

两日过去了，盗伐如故。森林一日之内，就可被蚕食百余亩。能不够既指望不上，就只有靠自己了。姬发不敢再按兵不动，于是领着十几个护林员，出现在了里山人大面积砍伐处。姬杨不离其左右。两人各扛着一杆土铳。娘儿放心不下，也跟了来。

里山人因无知而无所畏也无所谓，只等着他出面，好给他一个下马威。

秋意已尽，北风刮得紧，森林惊涛汹涌。老紫藤蛇一样缠绕在树上。石头边，藤蔓下，则有一股清清、细细的水，在啾啾地流。然而水流不远，乱七八糟的砍树声，就掩住了水流声。满地树桩。姬发按捺着一肚子火，见人就唤大伯婶子，哀求苦劝不已。娘儿在心里叹：“我们把人活成啥了？花钱买了个林场，倒像欠了众人的！”

树倒巢翻，双双对对的鸟儿，在空里盘旋哀鸣。

一个老娘儿看着姬发低声下气的，心软了，喊：“砍多少是个够？不敢太贪，见好就收吧！”老娘儿的丈夫胡老八，正在一边抽旱烟，突然把旱烟锅在鞋底一磕，老鹰抓小鸡一样扑了过来，抓住老娘儿的小小发髻一抡，就把她抡倒在地，踢了一脚吼：“这是妇道人家说话的地方吗？老妖怪，越老越怪了！”老娘儿仰面躺在地上，不敢动，也不敢吭声。姬发忙搀起她来，又跪下，向她磕了一个头说：“难得你老人家还说公道！谢了。”姬发背过脸不忍看。娘儿流下泪来。

姬发又举着老爹当初常用做向人喊话的小喇叭，站在高处，不厌其烦地向人讲着道理。胡老八耳朵前面嘴角后面那一条条青筋，虬起又陷下，预备吃人似的嚼咽着津液，突然往外努着充血的白眼珠吼：“臭小子，完了没完？完了就看我们的。”便打了一个长呼哨。于是在“啊——啊——啊”，“呜——呜——呜”的乱喊声里，里山人像从地底冒出来一样，足有八百来人向姬发集拢过来。有的人还响亮地擤着鼻涕。老爷们当年做刀客和参加游击队与国军的战斗时，大多手底下都死过几个人，历来胆大包天，所以他们站在前面。紧随老爷子的，是些半吊子二杆子青壮。最前面的那个，自然是胡老八。他翘着白胡子尖喊道：“里山人打土豪那阵，你们中山人到哪里去了？你的那个老爹，只会引个回回在这林子里信天游。张家山是里人流血丢命，从土豪手里夺下来，交给共产党的。共产党不要了，也该先分给里山人才是。你凭什么得这山？凭你有权么？当日的土豪有钱，一家才得几千亩林，你倒得了几万亩。钱太多了，钱就变成催命鬼了。你是新土豪，大土豪！我们里山人，最会收拾土豪。趁早滚吧！别等着挨我们的收拾！”一咬牙槽，耳根又青筋暴起。

姬发血涌上了脸，脸红如苹果，呼呼喘着气，上前一步，要和胡老八辩理。娘儿知道他此刻说话必很冲，无异于向炸药堆里扔火把，忙拦住他赔笑说：“八老爹，我们跟土豪不一样。土豪是霸占的山林，我们可是用血汗钱买的。”胡老八啐道：“姬家的男人死绝了？大庭广众，叫个臭娘儿来多嘴！要是我老婆，早鞋底子打嘴上去了。爱说话跟你男人说，他要不想死，就跟逃难一样，赶快收拾了从这张家山逃下去吧！”娘儿又气又怯，怯声说：“留点口德吧！八老爹，你白胡子白头发的，咒人死，咋叫人敬？”只听一声喊：“敬个屁，揍那老砍头的一顿！”

原来是头发和胡子连成一片，只鼻头和额头不生毛草，凶神恶煞一般的武大。到了这阵，他觉该自己显威风了。胡老八倒有些怯了，道：“怎么‘半路杀出个程咬金’来？武家大小子，咱们顶好还是井水不犯河水！”武大把歪戴了不知多少年的卷沿军帽往脑后一掀，捋袖捏拳，吼：“犯你姥姥！嫂子，瞧我怎么把那老小子的脑袋给你滚冬瓜！”像狼一样齧着牙，朝胡老八扑去。胡老八一面退一面喊：“打！娘的，他这是‘老虎口里拔牙，太岁头上动土’来了。打！”里山人齐呼声“打”，迎着武大扑上。

姬发怕出事，正要喝住武大。不想恶名远扬的武大，竟是个大炮稀松，见扑来的人那么多，早脸成了砖红色，头上冷汗直冒，拔腿就逃。逃了十几步，又回头道：“‘好汉不吃眼前亏’，等我一个一个收拾你们！”说完再没有回头。护林员们早就心里退堂鼓响个震天，这时不知谁喊：“武大都跑了，我们还等死不成？”众人便一哄而逃，慌不择路。

姬发身边，只剩下了姬杨和娘儿。里山人愈发得意，拿

着镢头、斧头、砍刀等气势汹汹地围住了三人。孩子们也怪觉好玩的，又跳又喊又拍手，又捡起石子掷打他们。三人贴背而立，互以身体为遮挡。姬发额头上，早被石子打出了一个青疱。胡老八的老婆喊：“等着吃亏不成？亲个蛋蛋儿，快逃呀！”胡老八瞪了她一眼，狞笑道：“小子，知好歹，还给你留一条滚开的路！”一挥手，人围便亮出一道缺口来。

不远处，正有一只杜鹃在哀啼，似乎是姬老人化作了那传说中啼血的鸟。远山则雾涌岚起，吞吐万象，神秘莫测。

逃，姬发一时间曾动了这个念头。不呆不傻，堂堂一表，被乱人打残或弄死，岂不太可惜了？然而逃，这些人就会得意忘形，无法无天，林场就完了，他的辛苦钱也就完了。他此时倒不太在乎钱，也不太懂这林场的价值，只是从古以来，列祖列宗那侠肝义胆在起效用。临阵脱逃，还有什么男子汉的尊严？是男子汉，就应活得凛凛然，铮铮响，狭路相逢，绝不让路。是男子汉，就应以生命来捍卫尊严，宁肯站着死，绝不跪着活。于是他摘下土铳狂吼：“不要命的，只管来，来！”姬杨也狂怒，举枪破吼：“谁要死，老子陪谁死！”两个男人狮啸般的吼声里，娘儿失却了羞涩，没有了胆怯，迎风而立。

里山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并不是说这些里山人就是恶人，而是他们为人丑恶的一面聚集爆发出来了。姬发和妻子、朋友，虽然无意识，却事实上是在勇敢地 and 恶者较量了。当然，他们还带着各人自身的缺陷，无力量也是微不足道的。

以三人对八百，他们相当孤立。这是一场个体向群体的挑战，力量对比悬殊。

一分钟，又一分钟，双方沉默、僵持、对峙着。姬发内心，时而动摇，时而坚定。这种矛盾抉择，使他十分痛苦。里山人也动摇不定。十几分钟后，那个胡老八，仗着人多势众，终于打破这种难以忍受的沉默，挥着砍刀，驴鸣般声嘶力竭喊：“上！那小子不下张家山，就乱人打死。当年姬长庚的大小子叫乱人打死，公安局把谁怎么了？不会枪毙几百号子人的。上！”众人便一步步向三人逼来。

娘儿动摇了，突然喊：“不通了，我们走。放开叫你们砍！把林砍光了，我看你们还砍什么？难道又回到从前，当刀客砍人头不成？”回身抓住姬发的枪，怕拉扯间走火伤人，把枪口举向空里，哭道：“亲人，不要林子了，咱们回家吧！你能丢下我，难道能丢下孩子不成？大姐的恩，你还没报哩。什么有命值钱？多少钱能给孩子买回爹，给老人买回孩子呢？亲人，你不看重你的命，为着上有老下有小，你也不能把命丢在这里哇！”姬发又动摇了。对他来说，尊严固然比生命重，但情更比尊严重。他死了，妻子可以另嫁人，孩子自会长大，然而养育他的老人怎么办呢？他怎舍得武七嬷白发人为乌发人悲呢？由不得仰天一声长叹。娘儿趁机夺了他的枪，又抓住姬发的枪哭说：“大侄子，快把枪给我！你还没娶媳妇哩。男人都沉不住气，万一你打死了人，一辈子就完了！”

姬发今日要活不成，姬杨就只好“舍命陪君子”了。不过生命是如此美好，他更愿意与朋友都活在人间，相映成辉。既然姬发已把枪交给了娘儿，他也就交了。于是，娘儿一手抱着两杆枪，另一手牵着姬发说：“当初千错万错，就错在了没听大姐的话。不敢再举了，听话，回吧！张家山咱

是外来户，中山是咱的根，有近亲好邻，不受欺负。”姬杨也牵着他一手说：“婶娘的话没错，回咱中山吧！”姬发极不情愿地跟着两人，向里山人亮出的那道缺口慢慢走去。

里山人得胜了，哄然而笑，又指着三人的脊背冷嘲热讽。一个女人啐了一口说：“瞧他，跟个摘了头巾的娘儿一样。”胡老八更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乖乖儿，一条大汉了，还叫媳妇儿牵着。这媳妇，快把手帕当尿布垫到你男人裤裆吧！瞧他那没出息样儿，多半吓得尿裤子上了。你倒美，嫁了个小乖乖蛋儿男人，指东不敢往西，怪听话的。呸，‘女大男，恶心死’！”

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”姬发甩开两人的手，就从娘儿怀里夺枪。娘儿死抱住不放，道：“他们爱胡说，你偏不往心里去，他们的话还不是叫风吹去了？快走吧！”姬杨也扯住他说：“发子，忍了吧！我娶个寡妇也不在乎人说，何况婶娘只比你大几岁！”姬发夺枪不下，便眼光逼着胡老八，道：“别说我老婆比我只大几岁，就是大几十岁，我照样爱她。我爱什么样的老婆，关你屁事！”

胡老八回望众人，舌头嚅吧个如炒豆子，突然打枪一般朝天啐了一口，笑道：“‘爱’不‘爱’的，说得出口！他说不害羞，我听都害羞了。呸，呸！”姬发从腰里抽出尖刀，吼：“就凭你老东西这得意猖狂样，我偏不走。谁要砍树，先砍了我的脑袋。”姬杨和娘儿拉他，他脚如钉在了地上，纹丝不动。无奈，姬杨只得也抽出尖刀吼：“谁敢动发子一指头，我有本事把他的脑袋做尿壶，不信等着瞧。”

顿时，里山人和哥儿一片肃然。半晌，胡老八又用尖得人身上起鸡皮疙瘩的嗓门喊：“‘怕事不惹事，惹事不怕事’，撵那

臭小子一顿，打死他！姬长庚欺负了咱们一辈子，好不容易见阎王去了，孙子又来欺负咱们。乱脚把他踩入土里。打死他，姬家的辈种，就绝了。”于是那道缺口围合，众人步步逼来，距三人只剩十来步远了。

困兽犹斗，何况是人？娘儿不知哪里来了一股勇气，突然弃一枪于地，举一枪对准胡老八脑门，嘴唇像老鹰撕吃猎物那样有力地动着，吼：“他妈的，谁敢往前再走一步，我先放了谁！听着，姬长庚的儿孙个个辈种，跟了他们的女人也敢碰硬。当年那回回，活与男人同活，死与男人同死。今日你们要弄死我的男人，我先不活了！”众人又惊住了。姬发、姬杨也惊看着娘儿。

胡老八觉她不过是拿大话吓人而已，不相信一个小娘儿会英雄起来，便拍着脑袋喊：“放呀，朝这里放呀！呸，‘蜀中无大将，廖化做先锋’，臭娘儿，野鸭子一个，偏扎天鹅势！老子当年，枪林弹雨里打过游击，怕你那鸟枪了？”喊着便朝前走了一步。看来非放那老东西一枪不可了。真要放枪，娘儿倒吓得两腿稀软，抖个不已，连连小步后退。这一退不要紧，里山人大笑，就像兔子越逃窜，猎狗越来越精神一样，他们疯了，疯扑向三人。

发疯的里山人，也把娘儿逼疯了。她把枪口往下一压，一勾扳机，轰然一声，烟火中，散弹出膛。霎时，胡老八两条裤腿稀烂，很快便被血浸得湿漉漉的。

旁边的几个人，裤腿也被散弹丸子扫了许多破洞。那个刚才骂姬发是“摘了头巾的娘儿”的女人，因为胆大，也站在前面。枪响时，她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撩起衣襟捂住脸，不敢看，只等枪再响，不成人声哭道：“天哪，我不得

活咧！饶了我吧，我还有吃奶的崽儿哩。”

前面的人后退不迭，后面的人却还在往前涌。好几个人被挤倒了，一双双大脚在身上踩来踏去，蹂躏地他们喊爹叫娘，惨叫不已。终于，倒地的爬起，前涌的止步，众人一时噤若寒蝉。姬发则肌肉紧绷，硬如骨头。

近处一株椿树，东歪西扭，不成其材，方免被砍。上面几只鸟，受惊嘎叫着窜起，在空中盘旋了一会，便不知去向了。那边一株柿子树，也因不成材方存。一只松鼠，正在上面摘柿子，也受惊弃果，吱叫着急急逃入地穴。很快又从地穴探出头来，打量着这些不可思议的人们。

胡老八只当自己死了，立在那儿，像鱼一样张着没牙的嘴，翻着白眼儿，定格半晌。突然双腿麻木起来，很快剧疼钻心，他才知自己还活着。脸无血色，屎尿齐下，泪涕并流，扑通倒地，如个撒娇的孩子一样滚来滚去，哭叫：“天哪，我完了。臭娘儿，你真下得了手哇！疼死我了。天哪，快送我去医院！我活不成咧！”

枪响犹如一道闪电从空而过，震荡惊撼着姬发的灵魂。这个女人，他最熟悉又最陌生，穷极变化，气象万千。而此刻的这个女人，最有一种冷丽味儿。他不知有多爱她，又对她满怀敬畏，一时泪水盈目。

姬家的这少年，将使姜家的那女子生命越来越精彩。

武七嬷的父母被众多暴徒所打死，娘儿屡听人说过。此刻她觉那已成幽灵的姬家汉子娘儿的惨叫凄唤，还在这山里回荡。她怎忍心爱的少年，又落那一下场？怎忍亲爱的武七嬷，又一次伏在不成人样的亲人身上，哭得死去活来？来不级装药，她把这枪丢在地上，捡起那枪，两只火焰般的黑眼

睛直视着众人，决绝地道：“世上梁山泊的好汉少了，太长恶人的气焰。没法子，我一个娘儿家，也得充充好汉。我说不活了，就不活了。那一枪是叫你们知道，我的话是真是假。‘打墙也是动土’，反正开了那一枪，再开这一枪，就非叫人脑袋开花不可。我看谁还敢在我跟前，再把蛮不讲理当做有本事！”

那只松鼠吱一声，头缩入穴中，再也不敢往出探了。

从疯狂中醒了过来的里山人，惊骇莫名。谁也不敢再向前挪一步，有人还直往别人的背后钻。姬家娘儿则威风凛凛，吼声如雷：“他妈的，一个个等着让老娘给脑袋开花不成？‘滚！谁在最后蹭，这一枪就送给谁！’那些方才一点也不怜惜别人的生命者，自己的生命遇到危险时，却败兵似的争先恐后，落荒而逃。胡老八也连滚带爬逃起来，因落在了最后，怕得要命，哭喊：‘那臭娘儿疯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丢下我，我就完了。四邻八舍好亲人们，别把我丢下呀！老婆子，看在几十年的夫妻情上，救救我呀！’他老婆这才叫住两个青年，过去抬起了他。那老娘儿捡起胡老八扔在地上的砍刀，跟在后面，愤愤道：‘你不是最会欺负人么？山外有山，人上有人，你到底遇上不好欺负的了。总是你‘吓’我，这下该轮我‘吓’你了。吓，现世现报，活该！她的枪子儿有眼睛，专打欺负人的人。我不欺负人，就走在最后面，枪子也不往我身上钻。’胡老八哀叹：‘丢死人了！一辈子没丢过这人，叫个臭娘儿欺负了。我把先人的脸都丢了！’”

两个青年抬着胡老八赶上了人群，八百多屁股，紧急晃动着，很快消失。只有胡老八的老婆，拐着一双小脚，走个不紧不慢，好半晌才消失。三人面前，终于空空如也。

娘儿收枪回望丈夫，嘴唇上露着笑意，道：“还好，总算没死人！‘一打三分低’，这一下，我的刁歪名，是落定了，——要叫众人下眼看了！”姬发突然伸开长臂，一臂挽妻子项，一臂挽朋友项，三人紧紧贴住脸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危难时，死相守的，只有妻子和朋友。姬发心里对二人的感情，从未有过如此之美。

娘儿离开盘龙凹时，硬把花花锁在了家里。等三人回来，可怜的孩子已趴在门上哭睡着了。娘儿流泪抱起孩子，坐在炕沿上，两个男人坐在沙发上，心乱如麻，足有一个钟头谁也没说话。还是姬杨打破了沉默说：“我到县里去见一见秀珍，看这事咋办。婶娘或者是正当防卫，不负法律责任。”姬发点头说：“当然要讨个说法，不能坐等死。到了镇上，别跟老太婆说，小心吓着她。”姬杨道：“这我想到了，不用你叮嘱。大姑家我连去都不去，摩托放在同学家就完了。”

送走姬杨，姬发还没有从余悸中脱出，且越想越后怕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。娘儿倒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，把花花交给姬发抱着，就忙着去做晚饭。

护林员们对自己临阵脱逃很觉羞愧，不好马上来见姬发，或回到了自己的守林小屋，或在林中巡游。武大则没脸在张家山呆了，不辞而别。

姬发媳妇开枪震退里山人的消息，不胫而走。别村盗树的，没有听到枪声，却悄悄然而退。林中响了多日的砍树声突然不闻，又是一片虫鸣鸟叫。

娘儿端过小方桌，摆在沙发前脚地上，布上饭菜，笑道：“我都不愁，你一个大男子汉，有什么好愁的？地裂补